

香罗情仇

于秀溪 著



明朗的心灵，清爽的文思

——序《香罗情仇》

段更新

这是秀溪的第三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前两部，《哪吒传》和《姜子牙外传》出版后，分别在中央和地方的十数家电台播放过，又分别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深得不同年龄的读者和听众喜爱。《哪吒传》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和一九八六年四月，先后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和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书展，受到海内外评家的好评。

秀溪是个率真而爽朗的人。过从密切的朋友，也绝难从他的外表上看到一丝生活的阴影。我经常开玩笑说，他生就一张晴朗的脸。他和自己一代人一样怀有报国激情和忧患意识，还可能比某些以牢骚显壮怀者来得更充盈一些。难能可贵的是，他这种种情思至今未蜕变为自怜和私怨。因此，他的神貌未被扭曲，始终保持着志得意满的形状。这使我在好长时间里误认为，他一向活得顺顺当当，童年时没有尝受过生活的艰辛，迨至那个非常的年代，没有遭受到当此其时也堪称非常的政治磨难。我很钦佩他的心理承受力和容受力，

撑得起危难，也容得下一个命定困厄的普通中年知识分子超量的欢乐。

作品是作家体外的一个仿生心房，一切多余的心理量都贮存在这里。尽管一个作家会经常坐在感情喷发的火山口上，但终归会随着作品的步步生成和最后诞生，趋于心理平衡。这是作家独有的感情享受和心理优势，是呕心沥血的劳作给作家身心健康的一种特别优惠的补偿。秀溪把超出自己心灵负载的激情和忧患、痛苦和欢乐，真诚地托付给作品的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和一切虚构的人物，自己只留下可以承担的苦辣酸甜。因此，他总是显得神气活现，游刃有余。他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作品，因有心灵寄托，流动着缕缕美好的情愫，温润着广大读者，与此同时，他本人也凭借着艺术生灵之助，陡然增添了几分朝气和热力。我以为，秀溪这种类型的明朗和坦荡，至少是那些基本以艺术或其他事业为生命旨归、而绝少它图者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

我和秀溪接触不少，彼此可谈的话题很多。我从未发现他教训过谁，包括孩子。我也从未发现他议论过某谁不好，包括在非常年月和正常年月想给他制造痛苦的人。他不是得过且过的好好先生，恰恰具有文人少见的豪迈气概。——这话，自然不是给他那副神气做注脚，而是确有某种带有悲壮色彩的大胆参与变革潮流的实际行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从不有意要避开谁，似乎每扇门都可以推开，但以心灵的适应性又划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路数，只交友不结怨。他交际很广，大幅度“跨行业”地结识，包括门口那位修自行车的瘦老头和几站地以外那个卖牛仔褲的小伙子。因此，朋友这个词，在他的谈话中出现的频率异乎寻常的高。但不够朋

友的人，从他平视的目光中漏掉了。我由此想到，一个人如果在谁面前都不亢不卑、不欺不惧、不拍不损，始终目光平视，就会发现广大的人群，无视空中的浊物和地上的垃圾。这种人遇上朋友的机会可能很多，但不意间撞出个仇人的机会却很少，即使不幸撞上了，也无污于清目，因为他视而不见，那人也就形同虚设、似有若无。因此，平等精神最符合人性，也最有威力，哪怕不能征服势利之徒，也可以牢牢地确证自己。我相信秀溪会永远坚持平等精神，并愿与之共勉。不过话又说回来，秀溪确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他对人有点“轻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轻信”是与人为善的一种代价，是真诚的一种衍生物，尤其是以天真为标记的艺术心灵的一种宿命。但是，“轻信”只能辩护，承认它有一时的生存权利，无论如何不值得美化。尽管它与“美”和“善”联系很紧，但与“真”仍然相去甚远。因此，“轻信”只能是广与人交、善于人交在心理上的一个预备令，接下去自然不是光凭感觉、还要靠理性去分辨善恶、美丑与真伪。否则，“轻信”必然流于“滥好”。秀溪交际很广，得道多助，而无大的闪失，亏得他那双天真的眼睛不断接受经验和理性的磨砺，愈来愈锐利，由而做到了既广施真诚又不“滥好”。难矣哉，亦幸矣哉！

很可能与前述的处世态度和处世方式有关，秀溪在创作问题上，不指望作品以人生道理教导人，也不苛责作品揭示人间的丑恶。毫无疑问，他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道德文章”，没有一部作品不具体描写善举和恶行，不以道德感为主调。因此，这些作品都有惩恶扬善，声张正义，净化心灵的艺术效应。但是，秀溪写善恶争斗的目的，主要不是干预

人的道德良心，而是更关注读者的趣味心理，希望给他们带来“一点乐趣”。由于目的如此，所有作品中的生活本事，一般都写得很疏朗、很清淡，但是人物纠葛，虽然不是头绪繁密，却丝丝入扣。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有一种更显眼的艺术效应，这就是飘浮于作品具体内容之上的智力的游戏性。我读《香罗情仇》揣摩作者的神态，似乎看到秀溪在自我欣赏编排、搬演善与恶的争斗，自我欣赏系铃解铃的技巧。我贸然地给他的写作意图加上一句，叫做娱人和自娱。

三部长篇小说，结构方式、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是统一的，出于一人之手，自然别具一格。但前两部作品有若干典籍资料和神话口碑为依傍，想象的余地相对小一些，后一部作品可以说全是作者的悬想。以不同标准细做分析，三部作品各有优长，排列顺序可能互相错位。如果以作者愈来愈自觉的娱人和自娱加以衡量，《香罗情仇》则更多地兑现了写作意图。这部作品通过几桩离奇的婚丧嫁娶，揭示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因为它线索不复杂，事件不臃肿，人物的心理和行动都很单纯，加之文字明快、文风清丽，阅读本身就形成一种恬淡而安适的艺术环境。以言情写黑幕，古已有之，令人毛骨悚然、肝胆摧折、睚眦崩裂的透背之作，并非绝有。秀溪以主要精力用于美术的文字编辑工作，忙里偷闲又自得其乐地搞创作，似乎无意于再把古代铁重的黑幕，重新扣到今世心灵骚动的读者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他以优游的笔墨、调侃的语调、“说话人”的叙述方法，把一个纯属荒唐的、很难令人凭信的故事，捏弄得圆转自如，引人入胜，意趣横生。在这里，既显示着作者对于读者的平等态度，又显示着作

者的自信，为人的自信和写作的自信。他的自信力很猛，猛得近乎莽，以致差不多是在随意驱遣人物，既让他们“正扮”，又让他们“客串”，“角色”由他指定。只要心中这出悲喜剧需要，他就以导演的权威拉他们上场。从纯艺术的角度看，秀溪的某些做法未必可取。但也正因为这样做了，这道用人的鲜血和生命做祭典的黑幕，才变得浮云一样松垮。《香罗情仇》主要不是靠人物形象的自然显现，托出官场黑幕，而是作者“意在笔先”，靠自己聪敏的智力先筑造一道黑幕，又撕碎这道黑幕。它显然更富有智力的游戏性。谁都有被冗杂捆绑但求眉宇一展的时候，谁都有不求永寿但求一快的念头，这样的读者当此心境，不会象评论家那样出于职业的习惯，皱着眉头、绷着脑筋去死抠人物的性格逻辑，但可以尽情领略作者玩群丑于股掌之上的自信力和乐观态度。你看，严酷的生活显得多么经不起嘲弄，似乎是在谈笑之间，奸佞便灰飞烟灭了。当然，愿意较劲的读者也可以从作品造成的艺术氛围中，认真思考一下爱情、性欲、权欲、物欲等人性的各种染色体，究竟由于什么原因、以什么方式，搅拌到了一起，染成了黑暗官场的一种流行色，竟然使我们看到一片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的浑沌！如果还有什么不满足，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去填补作品的“思想空白”，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我想，作者尽管不想以作品教人，这也并非是不意之功。

总括秀溪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意图，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他一方面在作品里寄托痛苦，又一方面让作品本身消解痛苦，寄托了的痛苦，又被他自己消解了。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心态，决定他在实际上习惯于举重若轻地敷事写人，再

凝重、再板结、再坚硬的生活，放在他手上也要稀释开。当然，也不必讳言，生活的某些精华也被他毫不吝惜地淘漉掉了。于是，他的作品形成了这样一种总体风貌：惜乎识力，逞乎巧功，失之沉郁，得之灵动。他做人任性而为，不求两全，写作一本初衷，不求兼美，自然而适于自设的人生与自设的艺术。因此，他做人也洒脱，写作也利落。我只看到他乐此不疲地为朋友排忧解难，谁知他两个月没露面，一气呵成了这部二十万字的《香罗情仇》！此书脱稿之速，既说明秀溪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心灵豁敞和文思畅达。他的朋友地不分南北，他的读者年不分老幼，人与文都能得到人们一份热诚的顾盼。这种情况，与他为人、为文都自然而然一样，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社会上盛行各种“交际的艺术”，以“交朋友的艺术”最为炫赫。这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大量的编译著作。其中，尤其注重人与人“第一次见面的技巧”，认为不讲此道会造成不良的“第一印象”，后续的交际就难得成功。诚然，不智不巧，是蒙昧和野蛮；绝智弃巧，归真返朴，是一种出世哲学，均不足怀抱信守。伴随科学进步、艺术发展，又讲究交际的技巧，标明一种文明的程度。但是，不分交际的性质，主张一切以技巧应对，又有另一面的意味，它可悲地反映出现代“文明人”的一种窘态，似乎生活的纷繁和驳杂，弄得聪明的脑袋也显得智力拮据。而在友情的领域，技巧性则意味着人性的失落。

如果把人际交往看成是一个二极对立的结构，从任何角度都可以把它划分为两类。比如，从交际的心理性质上说，可以分为虚伪的交际和真诚的交际。从交际的物化形式上

说，可以把交际分为以做买卖为代表的“交易”和包括交朋友、谈恋爱在内的“交游”，如此等等。与本书和本书作者具体相关的，是后两类交际。《香罗情仇》展示的黑暗官场的勾结和倾轧、攀附和拆台，就是一种交易，其中包括政治交易、爱情交易、人格交易，交易的对象有权柄、金钱、个人的尊严、儿女的姻缘、小民的生命，但请注意，非金钱的对象背后，也滚动着一包包白花花的银子。所以这一切交易，都可以称为货币交易，是一种物与物的交换。书中最大的两个“买卖人”颜太师和袁巡抚，干的就是这种交易。他们之间的“交际”，充满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有很大的技巧性。当然，这是一种畸型的、非信誉的交易。通常所说的交易，不是颜太师和袁巡抚这类“不法商贩”的交易，而是信誉交易，它是一种合法合理的等价交易。等价交易的双方站在同等的价值立场上，因而是公平的、信誉的。它之所以是公平的，是经过了一系列科学的、技术的权衡验证，确定双方都上算，所以它也需要讨价还价、掂斤掰两，也离不开技巧性。总之，信誉交易和非信誉交易、等价交易和非等价交易；也不论这形形色色的交易行为之后是互相祝酒，表明它是两厢情愿的交易，还是准备背后捅刀子，表明它是一种受胁迫的交易，其实质都是物与物的交换，而不是人心换人心。这里只有金钱，没有人情，只有市场的冰冷，没有人间的温暖。大致地说，离人情愈远的交易愈有技巧性，甚至需要以邪恶为智慧的机心和奸诈。换句话说，人情愈是丧失彻底的人，愈有资格充任“交易的艺术家”。由此可见，交易的技巧性反映心灵的物化、人性的异化。所谓技巧性，无非是交易的手段和形式，其核心则是功利原则。

有了交易这种交际形式为参照，“交游”就不必多谈了。它是物欲横流的人际关系中的仅存的一块净土。这块土地的震颤，只伴随心灵的感召、撞击、交流、互补、呼应。它只具有精神属性，不具有物质属性。它是一种虚无缥缈、不定形质的东西。它门前立着一块“无功利可言”的牌子，愿者请惠临寒舍，不愿者悉听尊便。我实在想不明白，这里有什么技巧呢？用得着抓耳挠腮地制造技巧，装模作样地表演技巧吗？在这里讲技巧不是一种智慧的浪费和奢侈吗？如果一个人“第一次”与后来的朋友见面，鞠躬、落座，询问、对答、告别，合乎礼仪、顺乎人情，那是人家修养有素，而不是技巧圆熟。而且，所谓礼仪、人情和修养等等，合这个人的意，未必合那个人的意，每个人对它们都有批准权或否决权。尽管我不否认这里有常规，有模式，有不同国度、民族、阶级、阶层、性别、年龄等人群约定俗成的默契。人以性格为存在的根据，不同性格的人举止言谈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形式。这个人虎气生生、快人快语，那个人儒风沛然、文质彬彬；这个人恭谨守诚、兢兢业业，那个人庄严持重、骨鲠铮铮；这个人质朴憨直、莽莽撞撞，那个人心地善良、规规矩矩；这个人才气横溢、落拓不羁，那个人锦心绣口、静谧安详，如此等等。如果让这些不同的人分别与不同的人见面，那将排列组合出无限多样的礼仪形式和感情表达方式。请问，这之中的两个人怎么交朋友？似乎别的都顾不得，只能各自托出一颗心，而且还要经过互相认可，达到彼此赏识。总之，“交游”这种交际形式，只要不在其中做友情买卖、爱情买卖，把它再变成“交易”，它就无技巧，说不上“艺术”。除非比喻地说“艺术小人生，人

生大舞台”，或可称交朋友是“本色演员”的“本色艺术”。我和秀溪的初识再识，都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但对读者不足称道，只能哑言。现在，他请我作序，出于朋友的一片真诚，毫无功利谋算。我欣然允诺，是觉得呼应真诚，正用得上不玩技巧的冒昧。当然，为朋友的书落笔写序，与应允此诺和交朋友，都是两回事，倒是应该考虑技巧的。但我此时已已友两忘，只能奉上这一篇“拙序”。

一九八九年春节
读毕此书，草就此序



第一回



妙齡女許麗見花嬌
列明出身後





沈良才
畫

缺兒晴
急留
生左擁
右抵毫
難揚翅
刀歌戰
蕭獨抽
百月晴
不京昏









宣
統
三
年

宣
統
三
年
十
月
廿
四
日



第二十八回